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

二十八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許祖義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八

宋 釋贊寧 撰

興福篇第九之三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一人

後唐洛陽中灘浴院智暉傳

釋智暉姓高氏咸秦人也權輿總角萌離俗之心不狎
童遊動循天分欵遇圭峯溫禪師氣貌瑰偉虛心體道
超其門者淑慝旌別矣謂暉曰子實材器多能之士也

請祈攝受二十登戒風骨聳拔好尚且奇山中闐然曾
無他事唯鈎索藏教禪律亘通日誦百千言義味隨嚼
聞佛許一時外學頗精吟詠得騷推之體翰墨工外小
筆尤嘉粉壁興酣雲山在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
法恨不與同時對壁連圖各成物象之生動也然真放
達之士哉或振錫而遊縱觀山水或躡屩而至歷覽市
朝意住則畱興盡而去或東林入社或南嶽經行悟宗
旨於曹谿寧勞一宿訪神仙於阮洞擬到三清事以志

求時無虛度此外采藥於山谷治病於旅僧惟切利他
心無別務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來於帝京顧諸梵宮
無所不備唯溫室洗雪塵垢事有闕焉居於洛洲鑿戶
為室界南北岸葺數畝之宮示以標榜召其樂福業者
占之未暮漸構欲閨皆周浴具僧坊奐焉有序由是洛
城緇伍道觀上流至者如歸來者無阻每以合朔後五
日一開洗滌曾無間然一歲則七十有餘會矣一浴則
遠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暉躬執役未嘗言倦又以木舄

承足泉麻縫衣彼迦葉波相去幾何哉其或供僧向暇
吟詠餘閒則命筆墨也緬想嘉陵碧浪太華蓮峯凝神
邈然得趣乃作五溪煙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凜
冽矣加復運思奇巧造輪汲水神速無比復構應真浴
室西廡中十六形像并觀自在堂彌年完備時楊侍郎
凝式致政佯狂號楊風子者而篤重暉為作碑頌德莫
測所終

晉五臺山真容院光嗣傳

釋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沖幼孤靜罕雜童稚信
尚臺山乃為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納戒後器宇穹隆
憤繫包桑出求禪法歷於年稔內外之學優長口海崩
騰良難抗敵由是決意越重湖登閩嶺盛談文殊世界
聞者竦動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
歲至兩浙謁武肅王錢氏厚禮遲之施文殊聖衆供物
香茶并鉢盂一萬副應吳越諸州牧宰皆刻俸入緣仍
泛海至滄州運物入山時降龍大師者率領彈壓緇伍

畏焉為其分散諸寺蘭若衆寡均等時徒侶堅請嗣主
院宜補僧官轄諸臺寺院命曰都綱師號超化居於僧
上若鯢鳳之領鱗羽焉十五年間興建梵宇齋飼僧尼
不勝紀極以天福元年遘疾至九月五日遷滅門人起
塔藏其靈骨舍利至今存焉

晉東京相國寺遵誨傳

考求

釋遵誨姓李氏譙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張氏夢神人授
已寶珠乃有娠焉生且奇異乳哺之時善認人之喜愠

彌長見寺觀必任步遲迴顧盼不捨年甫十一禮毫城
開元寺崇諲律主為師範矣誦法華經二周畢部由是
勤於學問迨登弱冠受於戒律持彼律儀確乎轉石尋
師西洛問道梁園初於智潛法師傳法華經講精義入
神雌黃滿口梁開平二年戊辰歲止相國寺藥師院首
講所業至後唐長興二年辛卯歲門徒相續請其訓導
已周一十九徧升其堂者二十餘人洎天福二年有五
臺山繼顓大師精達華嚴大經躬入東京進晉祖降聖

節功德誨仰顓師辯浪經江下風趨附乃允講宣誨善
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宋之間以顓罷唱請誨敷揚厝
匝虛堂緇素雲萃募四衆鐫石壁華嚴經一部於講殿
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罹炎上之災刻此貞珉寧患白蟬
之食工未告終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
百四十人成三部四季建經會近二十年更無間曠復
別施鬼神水陸法食皆勸勵莊嚴菩提心行矣朝廷崇
重旌表其功賜號真行大師開運二年乙巳歲正月十

六日示疾策杖教誡門弟子訖右脅而卧口誦佛名斯
須長逝矣享壽七十一法臘五十一門生奉遺旨葬於
隨河之北寺莊東原也次有杭州龍華寺釋彥求姓葉
氏縉雲人也梁貞明中納戒造景霄律席迴見毗尼祕
邃方將傳講俄悟杏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遊閩嶺得
長慶禪師心決迴浙受丹丘人請居六通院其道望惟
馨與夫申椒菌桂爭其芬烈矣漢南國王錢氏欽其高
行命住功臣院末歸州治龍華寺聚徒開演求好營衆

事務必身先唯以利人為急受施必歸常住房無關鍵
筭無局錡不容尼衆禮謁不苟聲勢常屬度戒四遠人
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嘗告匱言前後計飯鉅萬人焉宋
建隆中終於住寺云

晉曹州扈通院智朗傳

釋智朗姓黃氏單州城武人也母劉氏夢數桑門圓坐
為劉說法歷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長婉有僧之習
氣淳靖簡潔苦辭親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滿師供

給惟謹泊乎剃染成大比丘學四分律淨名經俱登闍
闔且曰出俗之者何滯方守株不能脫羈解絆乎於廣
博知見無所堪能乃携餅鉢南極衡陽登嶽棲般若寺
行胎息術而覽藏經事訖入闍嶺曾無伴侶形影相弔
逢猛獸者數四皆欲呀口垂噬又躡步徐去矣見洞山
雪峯二祖師決了禪訓有請問者隨答如飛蓋了達無
絀矣後旋本院信向如歸而四事供僧罔聞閒隙四十
餘齡役已無倦以晉末丁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遷滅

於時白衣飲痛緇流茹傷獸失猛以哀嗥鳥停飛而宛
轉或曰愛河苦海誰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臘五十三
火葬収舍利起塔於院朗為釋子衣物誓不經女人之
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寶未省互用蓋以初律
後禪陶冶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鉉為碑焉

漢東京天壽禪院師會傳

釋師會俗姓巨漢荊州刺史武之後祖徙家北燕遂為
薊門人也考諱知古母趙氏會童孩出俗禮薊州溫泉

院道不為師匠焉業成年滿受具於金臺寶剎寺壇梁
開平中萍梗任飄於河朔杯盂隨步於江淮乃抵漢南
遇觀音院巖俊班荆話道抵掌論心且曰子還聞投子
山有大同禪師已否曰聞而未見曰宜亟往焉及參大
同跬步之間舉揚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
來梁苑謝俊公曰始者攸攸歧路茫茫生死紫實昧朱
狂斯濫哲苟不奉師友指歸幾一生空度今以穢猶請
與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與會胥得留入法席四年秋

有寶積坊羅漢院志修堅請會代居所住焉苦蓋五間而已乃感檀越尚書左丞吳藹兵部侍郎張袞若袁粲之謁寶亮徐湛之禮惠通共發奉章賜額曰天壽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歷三十五載供僧二百餘萬用其財寶無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晉高祖以會行成於內聲聞於外勅賜紫衣開運元年賜號曰法相紫衣則藏以受持師號則蔑其稱謂且曰我本不求名名來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塵世幻遠巡

時不我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諸門人帖然而滅春
秋六十七夏臘四十八閏維收舍利數百粒起塔於東
郊汴陽鄉也刑部侍郎邊歸謹為碑頌德云

周宋州廣壽院智江傳

釋智江俗姓單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遊俠之子
雖乘竹馬厭迴火宅之門乍玩沙堆好作浮圖之制略
聞竺乾之教必淡慮凝情若瀟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寧
四載始年十五詣盤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業脩天

復三祀往五臺山梨園寺納木义法自此擔簦請業擇木依師淨名上生二典精練渙然冰釋心未屬厭梁龍德元年於商丘開元寺講名數一支所謂精義入神散則繁衍因著瑞應鈔八卷達者傳之生徒影附繕寫夥多後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住院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羅漢像咸加續彩克肖聖儀善務方辦俄邁沉疴以周顯德五年孟秋順終享齡七十四當屬續時滿院天人雜沓若迎導之狀疇昔誓

生親史之昭應也吏部員外郎李鉉著塔銘云

系曰前人立義皆按教文豈得好惡隨情是非任見已
行前轍不覆後車胡不謹而循之通曰夫創著述者有
四焉一前說極非於文茫昧一僻見謬解領悟自乖一
樂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於此無不著述也江公瑞
應鈔未經披覽聞諸道路言亦濟時須苟不濟用而變
革古德義章則何異以舊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也

周五臺山真容院光嶼傳

釋光嶼俗姓韓氏應州金城邑人也幼讀儒書有佐國
牧民之志頻有神人夢中警策曰汝於佛法有大因緣
送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餅錫謹弟子之職受具後誦
淨名經徹簡每至依於義不依語告喻本師而求聽習
威尋許諾遂詣太原三學院涉乎寒燠研覈孜孜屢改
槐檀乃講維摩上生二座忽謂同志曰余憶昔年每念
依於義邇棲學院今講二經窮理見性知果驗因得不

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辭晉水却返故山戴華
嚴經遶菩薩殿六時右旋禮佛時晉高祖握圖之三載
也名聞丹禁遂賜紫衣明年授號通悟焉山門僧官與
大衆堅命臨壇告辭不允僧官謂曰師行解兼人獨善
其已良璞不剖必見泣血辭不獲已度人三二載堅求
脫免屬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衆僉舉非嶼而誰辭曰
此山四海客遊之所奈何不出院門有年歲矣令知供
養有何所須雖免不從自後供施委輸十八年中供百

萬餘僧一夕雲霧俱發霰雪交零嶼之蓋經白練一條
可三四尺忽爾不見翌日深更遺練俄還舊所也蓋陰
神之送至歟顯德七年庚申歲十月示疾謂諸子曰猶
龍者厭乎大患歎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言訖如蟬蛻焉俗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六荼毗於東峯
下取諸靈骨瘞於塔幢舍利隨緣供養焉

宋東京觀音禪院巖俊傳

釋巖俊姓廉氏邢臺人也誕育之來蔚繁神異挺身去

縛誓入空門從捧戒珠終身圓瑩乃持杯錫言徧叅尋
陟彼衡廬登乎岷蜀嘗至鳳林款逢深谷見一區之晃
耀原七寶之縱橫時同侶相顧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
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耳苟欲懷之自速禍也僕吾
野營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舒州投子山
主問之曰客來昨宿何處俊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
動曷由至此對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原來宿不著處然
山主默認許之迨思還趙路出陳畱抵今東京屬乎梁

少保隴西公資即河陽節度使贈中書令芝之昆也雖居貴仕酷信空門接俊談玄若劉遺民之奉賈遠也相與議捨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讓違以安形性既考禪室而行祖風慕道窮玄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地與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其即位延遲優渥至乎朝達見必稽顙高談虛論若至寶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彌留弟子求醫奉藥瞋目噤唇不食垂誡門人後已當怡顏儼肅合掌訣衆而滅享齡

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賜紫袈裟也受而不
服錫淨戒師號也有而不稱屬其策杖清羸周祖勅侍
者輩勿令大師一中食俾其日昃更進佉闍尼矣俊諾
而難遵慈柔被物暨乎自狹而廣實三院一門也二堂
東西恒不減數百衆五十年間計共僧萬百千數京城
禪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歸葬於東郊豐臺村
白塔存焉於日神都寺院各率幡幢吹貝鳴鑊相繼二
三里道俗送殯者萬數知制誥王著為碑昭懋厥德云

宋西京寶壇院從彥傳

釋從彥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識環尋知跪橘顚昂挺質
豁達為襟年距十五父母聽許出家於并部慧覺禪院
也受戒後經江鼓柁論海化鯢流輩畏之咸知宗奉乃
懷心於祖教望攻玉於他山由是北別冰天南觀桂海
不虞惡瘴唯慕叢林欣遇龍牙山禪師為決所疑蔚成
達者後唐清泰丙申歲還遊嵩少洛中始安人情輯睦
彥營構禪坊延聚緇侶而供養之歷晉漢周三朝皆加

恩命乃曰寵辱若驚吾無驚久矣然俗諦門中感世主
以綈繡緣飾朽木者哉以開寶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
終四年辛未改權從久瘞於層塔焉

宋東京普淨院常覺傳

釋常覺姓李氏陳畱人也肇為鞠子氣調絕竒入鄉校
中諷讀經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廬山遊二林
陟五老乃禮歸宗寺禪師充苦行焉梁乾化二年蒙去
飾披緇矣明年於東林甘露戒壇納解脫木叉厥後修

身踐言雖三藏俱留於意表而以心學為究盡之務復
入五臺山禮妙吉靈跡迨後唐天成三載始於東京麗
景門之右樹小禪坊勅額為普淨焉而逐月三八日設
闔京僧浴其或香湯汲注樵焚失供覺必令撒小屋抽
椽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薦紫衣堅拒弗受汲汲
以利行濟物為己任耳開寶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輕
安無撓十一日告衆右脅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臘五十
六荼毗收舍利五色磊落無算嘗居京邑屢登斯院覽

北海陶尚書穀為湘東張仲荀序詩贈覺而云起後唐
天成至漢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經大衆累歲費
錢可一百三十六萬數計緡千萬矣雖檀施共成實覺
公化導之力也嘻大火之下陳畱古封周秦以來戰伐
之國人物衆而土風尚利舟車會而貨殖惟錯昔梁惠
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
不勝於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魯千里而近道猶不同
矧十萬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異況

瞿曇上人乎彼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
上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業內淨六
塵外清以至公之行化於人孰以至公之心受於化也
陶重叙曰自靈山覆簣法海堙流玉毫晦而微言絕金
杖折而異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觀物我都亡麻麥一
齋自同禪悅炎涼一衲僅蔽枯形前後王臣欲上章乞
以大師為號請以紫染方袍者皆確而拒之云云張仲
荀贈覺鉢孟拄杖草屨各用五言為章刊於小碣其為

名流碩學旌別有如此者

宋杭州報恩寺永安傳

釋永安姓翁氏溫州永嘉人也少歲淳厚黃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鳳鳴越嶠玉瑩藍田獲落文心沉潛學奧以其出樂安孫郤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從若環蓋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參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庵

於天台後遇韶禪師法集頓遣群疑重來禮征咄之曰
棄背孝養爾自速辜遺行於斯還有裨補前咎計否安
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頷之漢南國王錢氏
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李論為會要因將
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畜迴捨二
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鍛色
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春秋六十四
法臘四十四云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為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叅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於衣襴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於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纈布襦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

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
像自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
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
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於住寺春秋七十二
法臘三十七葬於大慈山樹亭誌焉

宋西京天宮寺義莊傳

釋義莊姓張氏滑臺人也當免懷之日及就傳之秋神
彩克明塵機頓去乃於本府開元寺歸善財之列從升

戒德因樂遊方始於洛邑采聽法華見識過人闡揚訓
物衆請居九曜院焉匪虧法食用濟往來慈以利生始
末無間建隆初左散騎常侍申公奏賜紫衣稟學僧尼
三十餘員莊性敦勤進講外兢兢五十年間二時禮懺
至老不替於太平興國戊寅年八月奄終俗壽七十八
僧臘五十九二月遷塔於龍門菩提寺西焉

宋西京廣愛寺普勝傳

釋普勝姓張氏深州陸澤人也幼歲情愛媮薄俄決志

趨五臺山華嚴寺師事超化大師或問之曰子胡以越
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饒陽者豈無仁祠哲匠乎勝對曰
附神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淨刹感徵膠戾令我
小凡速成果證可不是乎衆聆斯說曰任氣小兒有此
高識我曹俱弗如也勝曰某非衽金革死而不厭之徒
也願入慈門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臨潞府講通上
生經矣聞崇法大師傳唯識論盛化洛都往從學焉凡
百章疏經目便識之不幾稔間習通精贍勝所傳者中

山貞辯鈔講多悞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當
乃刪多補少為四卷行於世太祖神德皇帝賜紫衣師
號曰宣教也以太平興國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終於
淨土院享壽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門人等收舍利葬於
龍門山寶應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宋東京開寶寺師律傳

釋師律范陽人也姓賈氏大丞相魏國公肱之後唐書
有傳律弱齒端謹不與群童鬪伎裁十五歲於憫忠寺

落髮禮貞涉為師嚴肅垂勗所履不出邊幅之外涉默
異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節乎成比丘已可去
遊方律奉訓南逝得其禪要迴錫故鄉時梁世追大周
朝其間帝王重臣皆宗仰居於夷門山舊封禪也營
構乎殿宇聖儀豐厨祕藏供僧饒美約勒後生別院翕
如罔違彝憲朝廷以紫衣徽號用旌厥德律視之蔑如
也一日謂弟子庶幾曰吾無願不報厥齡欲頽汝宜知
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終春

秋八十一法臘六十二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改葬於北部浚儀之原進士賈守廉為塔銘焉

論曰佛出於世經譯於時大要在乎果因所推歸乎罪福罪也者下三塗之階陞也福也者上諸聖之階陞也階陞是同上下有異耳此命章曰興福者乃欲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則知二事必不同時又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凡夫氣分唯說罪多聖者品流但聞福厚順性故易造逆意故難修修有多門

行有衆路大約望檀波羅密多令度無極也始則人天
福行施食與漿橋梁義井次則輪王行中下品善上品
十善者則梵天福行也一造偷婆二補修故寺三請佛
轉法輪次則二乘淨福行同三品善止自利功強耳次
究竟盡位福行乃成二嚴莊嚴相好從三輪無礙見萬法
體空獲利殊多盡未來際夫如是福之廣矣大矣乃知
聖者為福則易爾何耶純淨之故也凡夫則反是易薰
染之故也是以佛亦為穿針之福知福不宜厭焉目連

然燎迦葉蹋泥無盡意貢瓔珞寶珠沓婆羅分僧卧具
伊皆大人有作聖者權方欲其因罪不厭除福不厭取
矧以教傳嶺外法布中原年所彌深行持漸薄內衆修
福就彼持門先哲息憊行其懺法矣夫修理懺也淡慮
觀心心無所生生無所住當爾之時順違無相相則罪滅
福生之地也若行事懺也心憑勝境界引心增念念相
資綿綿不斷禮則五輪投地悔則七聚首心或期瑞而
證知乃見罪滅之相也昔者齊太宰作淨住法梁武帝

懺六根門澄照略成住法圖真觀廣作慈悲懺至乎會
昌年內玄暢大師請修加一萬五千佛名經是以兩京
禮經則口唱低頭過磬一聲謂之小禮自淮以南民間
唯禮梁武懺以為佛事或數僧唄囉歌讚相高謂之禳
懺法也其有江表行水懺法者悔其濫費過度之憊此
人偽造非真法也又有數古人逐字禮華嚴法華經以
為禮無漏法藏也由此有四衆之徒於字上安南無字
下安佛誠叨濫也有倡言曰但務生善唯期滅罪何判

為非邪通曰翻譯之後傳行已來若天上之恒星如人
形之定相或別占一座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為駢
贅者耳君不見春秋夏五邪鄭杜諸家豈不能添月字
乎蓋畏聖人之言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將知佛教還可加減否如慧嚴重譯泥
洹經加之品目忽夢神人怒責聲色頗厲曰涅槃尊經
何敢輒爾輕加斟酌是知興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
則不勤課勵靡事增修因搜穎脫之數員貴顯孟安之

三寶就今有作何代無人或京兆開乎海池或終南建
乎蘭若鑄大悲之銅像造相國之伽藍或代病利人或
護生掘土鑄鐘感瑞立剎參雲刻像繁多修臺浩博披
榛平田之梵宇脫樣阿育之浮圖刊石為經鳩財立藏
或治病於井絡或化人於鄜時如斯人也入殊邦之鄉
導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幽暗乾坤玄鑿
開混沌之竅端所行博哉續運長矣公羊子有之曰是
上之行乎下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願吾徒望上

而學之令仁祠聖像無墜於地者也

宋高僧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二十九

宋 釋贊寧 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一

正傳二十六人
附見六人

南宋錢塘靈隱寺智一傳

釋智一者不詳何許人也居靈隱寺之半峯精守戒範而善長嘯嘯終乃牽曳其聲杳入雲際如吹笳葉若揭遊絲徐舉徐揚載哀載咽颼颼淒切聽者悲涼謂之哀

松之梵頭生物善或在像前讚詠流靡於靈山澗邊養
一白猿有時薦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
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為猿父猶狙
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歛生飯送猿
臺所後令山童呼三二聲則羣猿競至泊乎唐武宗廢
教伊寺毀除焉鞠為茂草之墟飯猿于臺事皆堙滅一
師不詳所終

元魏洛陽慧凝傳

釋慧凝未知何許人也棲止洛邑而無異藝止修練心
戒耳嘗得疾暴終七日而蘇起說冥間報應及見區分
更無毫髮之差所覩者五沙門一是寶明寺智聖以坐
禪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誦涅槃經四
十卷同前智聖次是融覺寺曇謨最稱講涅槃華嚴經
領徒千數琰摩王曰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麤物比丘
中第一麤行今唯試坐禪誦經最曰貧道立身已來唯
好講導不能禪誦王曰付司即有青衣數輩擁送最向

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次是禪林寺道恒唱云教導勸誘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務喧繁雖造經像止欲得他財物既得財物貪心即起既長貪行三毒熾然具足煩惱與最同入黑門第五是靈覺寺寶明自稱未出家時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青衣送入

黑門矣疑由此省悟最先見王屬吏檢尋名籍悞追攝耳時胡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凝之說散訪驗寺額并僧名有無奏報云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禪林靈覺三寺并智聖道品曇謨最道恒寶明等皆實有之太后稱歎久之詔請坐禪誦經者一百僧常在內殿供養焉續有詔不聽比丘持經像在街路乞索如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入白鹿山隱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禪觀誦持大部經法

焉

系曰曇謨最坐講法而人我因入黑門中若禪誦者人我隨增知亦不免最與道士姜斌爭論護法之功可補前過無謂傳法之人皆墮負處胡后偏見不亡吁哉

唐成都府法聚寺員相傳

釋員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內外善屬文時號奇童內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啟手足房內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

大門屋壁畫剝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
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講堂前棧欄樹焉
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寺中石像碑相作辭龔靈
曠同撰是歟

唐越州妙喜寺僧達傳

釋僧達姓王氏會稽人也稚齒英奇不參戲弄於龜山
妙喜道場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後樂遊方見黃梅忍禪
師若枯苗得雨隨順修禪罔有休懈遇印宗禪師重磨

心鑑光州見道岸律師更勵律儀四衆依歸如水宗海
開元七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二云

唐京兆神鼎傳

釋神鼎者不詳何許人也狂狷而純直髮垂眉際每持
一斗巡長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麤帛幣
布錦綺羅縠竝綴聯衣上而著且無選擇嘗入寺中見
利貞法師講於座前傾聽少時而問貞曰萬物定已否
貞曰定鼎曰闍黎若言定何因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

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定耶貞曰
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為天名星
為月命月為星何得不定耶貞無以應之時衆驚其辯
發如流貞公與學被挫其鋒頗形慙色張文成見之歎
嗟謂之曰觀法師迅辯即是菩薩行位人也鼎曰菩薩
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撻之不怒辱之不瞋鼎今乞得即
喜不得即怨撻之即怒辱之即瞋由此觀之去菩薩遠
矣時衆錯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問遲巧不如拙速今傳家隔幾百年輒伸
訓對通曰谷變陵遷生來死往萬類相糾五道輪迴正
是不遷之法可非定耶經云世間相常住是也又言天
地星月各據其倫終歸磨滅可非不定耶經云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是也今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可非定不
定耶雖定不定俱解脫相歟又言有喜怒非菩薩者菩
薩雖喜怒非喜怒非菩薩而誰也今聊雪利貞之鬱悒
歟

唐京兆泓師傳

釋泓師者齊安人也神龍中來遊京輦簡傲自持而罕言語語則瑰怪頗善地理之學占擇瑩兆郭景淳一行之亞焉而出入於鄭公韋安石之門與韋既密一日謂之曰貧道於鳳棲原見一段地約二十畝有龍起伏之形勢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韋曰老夫有別墅在城南侯間隙陪國師訪地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資高興異日韋尋前約方命駕次韋公夫人曰令公為天子

大臣國師通陰陽術數奈何潛遊郭外而營生藏非所
宜也遂止韋曰舍弟滔有中殤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
如賢弟得此地不得他將相止列卿而已滔買葬中殤
後為太常卿禮儀使而卒泓每行視山原即為圖狀嘗
自洛東言於張說曰缺門道左有好山岡丞相可用之
說曰已位極人臣吉孰過此泓曰無人勝此遂咨源監
察乾曜曰先人有遺旨矣後曜請假東洛遷奉而迴已
經年矣泓再經缺門其地已成塋兆問居人曰源氏之

松栢也泓曰冥數合歸源氏坐可待其變化不數年曜
果登庸焉泓曾誡燕公曰宅勿於西北隅取土後成坑
三二處為穴泓驚謂燕公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耳更
二十年禍及賢郎耳及均均受祿山偽官肅宗復京以
減死論太上皇苦執令處斬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
重泓號國師占相之言未嘗差謬

唐洛陽罔極寺慧日傳

真法師

釋慧日俗姓辛氏東萊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後

遇義淨三藏造一乘之極躬詣竺乾心恒羨慕日遂誓
遊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
佛誓師子洲等經過略徧乃達天竺禮謁聖迹尋求梵
本訪善知識一十三年咨稟法訓思欲利人振錫還鄉
獨影孤征雪嶺胡鄉又涉四載既經多苦深厭閻浮何
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藏
學者所說皆讚淨土復合金口其於速疾是一生路盡
此報身必得往生極樂世界親得奉事阿彌陀佛聞已

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羅國王城東北有一大山山有
觀音像有志誠祈請多得現身日遂七日叩頭又斷食
畢命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長
一丈餘坐寶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
他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彌陀佛國勸令念佛誦經迴願
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我得太利益汝自當知淨土法
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斷食既困聞此強壯及登嶺
東歸計行七十餘國總一十八年開元七年方達長安

進帝佛真容梵夾等開悟帝心賜號曰慈愍三藏生常
勤修淨土之業著往生淨土集行于世其道與善導少
康異時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興渠興渠人多
說不同或云薑薑胡荽或云阿魏唯淨土集中別行書
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蔥四薤闕於興渠
梵語稍訛正云形其餘國不見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
羸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
時冬天到彼不見枝葉薑荽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

為驗歟以天寶七年卒于住寺報齡六十九葬于白鹿
原成小塔焉餘姚休光寺釋真法師金華人也俗姓王
氏真慤州舜家童蒙悟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
中數人緇服真學習師古義成先聖八部經理究在掌
中三乘法源盡於度內天寶六年太守秦公長史狄公
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謂曰真公
通深妙法玄無上義問一得三言發響應普利涉辯博
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終于寺本縣

令王璵述德刊銘洪元春書焉

唐越州大禹寺神迴傳

釋神迴未詳何許人也幼入法流齊莊自任節高行峭
不惡而嚴晚年慕稱心寺大義律師同習三觀於天台
宗得旨於左溪禪師即寶應年中也加以辭筆宏贍華
藻紛紜為朗師真影讚法華經文句序冠絕于時為世
所貴不詳厥終焉

唐京兆鎮國寺純陀傳

釋純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無由翻就華言也從遊京邑人所欽重上元中便云東渡人見之顏容若童稱之色言已年六百歲矣或謂為八十歲人也言談氣壯舉動不衰代宗皇帝聞之詔入禮遇極豐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靜今為塵境汨之何從冥寂乎若離簡靜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蓉其可得乎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寡慾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篤重之以永泰三年預知必逝遣弟子

賁衣鉢進上帝賜弟子紫衣陀終于鎮國寺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釋道邃不知何許人也幽識遠晤執志有恒懸解真宗
不由邪術末傳隋智者教道素得玄微荆溪之門有難
窺望大厯中湛然師委付止觀輔行記得以敷揚若神
驥之可以致遠也于時同門元浩迴知畏服不能爭長
矣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卉服中
剛決明敏僧也泛溟淖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顓師

之禪訣屬遂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
教法東歸慮其或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俾防疑悞乃
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黎形
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
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親承祕
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所請印記安可
不任為憑云澄泛海到國賫教法指一山為天台號一
寺為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遙尊邃為祖師後

終于住寺焉

唐懷安郡西隱山進平傳

釋進平姓吳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明福院風表端雅諸經大論皆所研尋銷文練注令人樂聞未思禪觀於洛下遇荷澤會師了悟且曰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難乎哉後至唐州遂居西隱山刺史鄭文簡請入城闢揚宗旨示滅年八十一大歷十四年三月入塔

唐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傳

釋道隱姓王氏彭原人也風宇高峙情性宏淡少脫塵
勞誓從沖漠既循師範因願遊方得荷澤師頓明心要
迨旋鄉土道聲洋洋慕其法者若登華陰之市也匪召
員臻檀施豐洽鬱成精舍焉以大厯十三年三月晦囑
累四部從於中夜趺坐而終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五
弟子辯真建塔緘藏焉今師資二座全身不朽矣議者
以為得道真正其器亦然譬猶鍊丹之鼎藥成鼎亦化
金矣在華嚴有諸菩薩成就如虛空忍得無來身以無

去故得不生身以不滅故得不聚身以無散壞故其隱
師之謂歟

唐溫州陶山道晤傳

釋道晤者不知何許人也高趣放蕩識量難貨末住永
喜陶山側精舍則隱居修真誥之所也大歷中代宗為
陶真君樹此精舍晤於此進修靡怠人亦傾仰一夕跏
趺而卒身肉無沮如入三昧議不焚葬後五年忽舉右
手狀若傳香州官民庶異之以事奏勅賜紫袈裟謚曰

實相大師至今塔中州民祈禱禳華填委焉

系曰凡諸入滅舉其指者蓋示其得四沙門果之數也
昔求那跋摩舉二指而滅言已證二果歟其次法京垂
滅屈三指慧景反握二指捋之還屈今晤之伸指豈不
同諸

唐京兆歡喜傳

無側

釋歡喜不知何許人也性無羈束慈忍寬和人未嘗見
其愠色故號之焉觀國之光至于京輦貴達下民延之

少見違拒言語不常事迹難測德宗皇帝聞而重之貞元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喜與保唐禪宗別勅令受戒緇伍榮之至其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本寺焉有會稽雲門寺釋無側者外國人未知葱嶺南北生也若胡若梵鳥可分諸建中中越磧東遊得意則止度其冬夏後棲越溪雲門寺修道然善體人意號利智梵僧焉相傳則是康寶月道人後身也必嘗以事徵驗而知與名德相遇談話終夕吳興皎然題側房壁云越山千

萬雲門絕西僧貌古還名月清朝掃石行道歸林下眠
禪看松雪其高邈之狀在畫辭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傳

福琳

釋皎然名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
才性與道合初脫羈絆漸加削染登戒于靈隱戒壇守
直律師邊聽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詠情性所
謂造其微矣文章雋麗當時號為釋門偉麗哉後博訪
名山法席罕不登聽者然其兼攻並進子史經書各臻

其極凡所遊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
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及中
年謁諸禪祖了心地法門與武丘山元浩會稽靈澈為
道交故時諺曰雪之晝能清秀貞元初居于東溪草堂
欲屏息詩道非禪者之意而自誨之曰借使有宣尼之
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
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
哉吾將入杼峯與松雲為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

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
無所得況汝是外物何累於人哉佳既無心去亦無我
將放汝各歸本性使物自物不關於予豈不樂乎遂命
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負
譴再移為湖守初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
於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他
日言及詩式具陳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門人檢
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年曾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

信詩箴三子所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徧見以宿志
為辭邪遂舉邑中辭人吳季德梁常侍均之後其文有
家風予器而重之書以陸鴻漸為莫逆之交相國于公
頓顏魯公真卿命禪贊韻海二十餘卷好為五雜俎篇
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畫清淨其志高邁
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故終身
無情色又興冥齋蓋循樵面然故事施鬼神食也畫舊
居州興國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嘗有軍吏沈釗本德

清人也。少從州出，乘馬到駱駝橋，月色皎如見數人盛飾衣冠，釗怪問之，如何到此？曰：項王祠東興國寺，然公修冥齋在茲，伺耳。釗翌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長城赴胥錢沛，行役泊舟呂山南，見數十百人提食器負束帛，怡然語笑而過，問其故，云：赴然師齋來時，顏魯公為剡郡，早事交遊而加崇重焉。以貞元年終，山寺有集十卷于頓序集，貞元八年正月，勅寫其文集入于祕閣。天下榮之，觀其文也，亹亹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

偉才焉畫生常與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
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達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
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
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
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
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
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德後賢所慕者相
繼有焉又唐黃州大石山釋福琳姓元氏荊州人也父

為襄陽判司素崇釋氏琳幼好佛門恒循檢操早知割
愛就立靜寺謙著師下剃染登滿足法已躬禮荷澤祖
師乃契真心後至黃陂剪茅營舍終成大院安集四方
禪侶琳時年八十二興元元年四月入塔

唐安陸定安山懷空傳

釋懷空俗姓商氏河陽人也膏梁之子幼且矜莊乃辭
所親就本州大都山廣福院出家大明禪師默識空之
器局不常教誦羣經納法之後觀方京都屬北秀禪師

闡化造而決疑後往安陸定安山修遇一叟勸空鎮壓此川我需大利乃結茅而止前叟即土地神耳尋因村民逐虎入山見空歡喜而白之曰此中多虎暴村落不安願和尚示以息災之法空曰虎亦衆生也若屠害於彼彼必來報迭相償報何時斷期乎老僧為諸君計者善可讓去鄉人曰愚下無知唯教所在空曰汝歸舍同心陳置道場施設大會空預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於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吐哉惡類一報未減更增宿殃

噬人倫也天不見誅死當墮獄吾憫汝哉虎被責已忽
遲迴而逝明日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領其七子將齋
餘擲之各食訖為其懺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悅且
曰從師居此俗無疵癘仍年穀熟致拜而退時張遼大
夫為州牧遣府吏慕容興往請入州空謝病不起部領
工匠為建禪宮畢示疾而終享年八十三貞元三年三
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唐澧州慧演傳

釋慧演姓苗氏襄陽人也父為東平糾曹演幼入開元寺聞經歡喜求於辯章法師所度脫章日講涅槃經演常隨聽入神既通深義復能講談一日結侶同遊華下思登毛女峯觀仙掌路出洛中乃叅荷澤祖師通達大觀因入南獄遂住澧陽江南得道者多矣貞元十二年終享齡七十九云

唐荊州國昌寺行覺傳

玉皓

釋行覺姓劉氏鉅鹿人也稱歲英敏立不易方負志出

家親難沮勸早投本部永泰加藍受業納戒後於洛都
遇會禪師開悟玄理秉心矯跡遊方見江陵古寺殿宇
摧墮闕而無人覺卸囊挂錫明日見樵夫驚怪言此是
國昌寺廢已三周將知人事相因道從緣會學者至矣
鄉人來矣鬱成一寺時節使崔尚書請召入城謝而不
赴檀施繼臻乃興盛化貞元十五年告終年九十二荆
楚之人營塔焉又南嶽山釋皓玉者趙氏之子上黨人
也出塵于法清寺後於荷澤會下大明心印入嶽中蘭

若養道衡陽太守王展員外傾重終時年八十餘興元
中入塔云

唐鄂州開元寺玄晏傳

釋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識多學注文選行
講集於梁宋之間李邕北海太守唐書有傳晏穉昧之
齡決志離俗至德初年誦經高第依僧崇真剎落配住
開元寺大歷三年從大闍黎真悟受具足法便尋律範
目不視靡曼足不履邪徑於四儀中無終食之間違教

儀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鴻野鶴獨立迴澤望風瞻想
自有遠致性多分劑苟與惡比丘共住遑遑然如以佉
陀羅炭浴身也不出戶牖焚香掃地端坐盡日人不堪
其憂而晏居之以為三禪之樂不敵也晏少習毗尼長
學金剛解空破相臻極玄奧而聞律藏有一時外學之
說或賦詩一章運思標拔孤遊境外彭城劉長卿名重
五言大嗟賞之由是風雲草木每有賦詠輒為工文者
之所吟諷也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頗為湫陋凡當時名

士共營草堂有若陳郡袁滋趙郡李則盧來鄉于文炫
蔡直偕檀捨同締構也鄂嶽連帥何公旌其行業請居
晉安不移其志建中伊始符載與楊衡李演約晏為塵
外之侶焉以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滅春秋五十
八僧臘三十四遷塔于黃鸛山南原也

唐南嶽澄心傳

釋澄心姓朱氏東海人也厥父任濟源令天寶中安史
之亂遇害心稱齒隨母氏至河內貧極母即從人心不

樂隨嫁心之志氣不羣乃投應福寺智明法師求教勗
披削登戒後雲遊鳥宿務急叅玄於秀師高足門下了
其法要乃觀諸方名跡遂止衡嶽請益之僧摩肩駢足
時太守吳憲忠請心入州治謝而不行再命棲于龍興
寺來問道者文室恒滿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滅
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齊傳

如法

釋道齊俗姓趙氏錢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浩然入于

庠序經籍淹通偶立當衢見僧分衛行諷淨名經冥然
喜之且召入家設食問僧為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藍因
請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時夢手擎日月嘗占是夢云
貴子有五等之分脫或捨家吾無望矣由是往定水從
師年十七進具習毗尼法復投靈隱寺學華嚴經義自
爾於天竺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其山有石窟齊於中
坐忽巨蟒矯首嗆呀為吞噬之狀愀然不動時有虎豹
近于石室羣鹿時時馴擾又山椒乏水以錫杖剗地其

泉迸流實供其用貞元二十一年四方學者勸請講華嚴經時雪飄飛忽生華二本狀若芙蕖熠燿光發觀者嗟歎見所未見齊道譽惟馨其節儉惡衣惡食人所不勝後終于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釋法如俗姓韓慈州人也少為商賈心從平準至今東京相國寺發心依洪思法師出家隸業偕通遂往嵩少間遊於洛邑遇神會祖師授其心訣後登太行山見馬頭峯下可以棲神結茅而止有褚塾戍將王文信率衆建精廬焉刺史李亞卿

金史卷二十九
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報齡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遷
塔云

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

釋慧涉俗姓謝氏會稽人也即東晉太傅安之後是知
傑氣英靈間代而出津梁拔俗異世豈無涉為人清素
戒節孤峻好寂為樂不棲名聞以大歷之初於金陵莊
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其法要
服膺道化持之彌載不憚其勞泊忠捐世踵武茲嶺無

遊人境一衣方丈操節彌高自是以來問道者衆四維
方域無不露洽五十年中翕然歸德以長慶二年終於
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門弟子惟晏等奉全師禮建塔於
寺之西北勒銘紀德若考師之藝文則草堂廬嶽各美
於當代矣

唐京兆千福寺雲邃傳

清源

釋雲邃不知何許人也通綜經論解將行兼仍貫羣書
號為該博好遠汎愛人無間然累朝詔入內道場順宗

已來掌領譯務憲宗初勾當右街諸寺觀釋道二教事
別勅充西明千福兩寺上座風猷淹雅綱任肅然昔賢
以道生比郭林宗遂公有焉次潤州棲霞寺釋清源姓
馮南徐延陵人也穉年貞素長亦弗羣俗態不拘法流
爰入造涉公為弟子焉學瞻經律人罕疇匹棲于攝山
積其齡稔長慶初工部尚書李相國德裕鎮于浙西洗
心道域延居京口諮稟禪要雅契夙心及贊皇去郡返
錫棲霞終于住寺

唐京師保壽寺法真傳

釋法真不知何許人也。罷職悠深學問宏博。研窮梵典。旁贖儒書。講導之餘。吟詠情性。公卿貴士無不宗奉。洎長慶中。帝頗銳懷佛事。真屢膺召命。內殿祇奉。四年赴禁中道場。睿武昭愍皇帝御于法席。顧問三寶功能。真得應對而辯給。圜轉援據。粲然帝悅。因請云。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蓋兩河間兵革未偃之故。尋詔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

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
考試僧尼等經僧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即令
與度真頻奉勅修功德故遂奏請真之德望實唱導之
元罔知終所

唐吕后山道場寧賁傳

釋寧賁姓李氏隴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釋尊而
不言乎簪組之緒無得稱其代諱焉賁所吐論皆以覺
了不取諸相心通定慧而盡虛空無以邊中可測無以

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尋道一祖師見而奇之語而異之
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師資數歲
道議殊倫欲往天台至越吕后山岑廖曰即是諸佛住
處何必天台也責菩提直幹挺秀七尺村豪里宿覩其
異狀歸依瞻仰老幼爭先同味醍醐疾病皆愈是時多
有行路縮戾欲暴僧徒責乃引之而前威之而退驚駭
儀貌禮足歸依調御山林魔邪懾伏不下巖嶺近萬餘
辰德遠道高僧徒彌衆先時居處隘陋兼無殿堂衆議

經營任人資福遠村窮墅亦競助緣土石木工程材售
巧約山橫棟臨澗飛簷斤師斧子鳥立猿裹揆景促力
星再迴天殿堂成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照山姍雲人
天不殊別開佛土太和二年六月七日遠聞道場之內
有鼓鞀絲竹之聲是夜二更恬然化滅生形七十五炎
臘四十一是月權殯于杉園禮也齋祭殊品哀號震山
慘樹色於禪枝咽水聲於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太
和五年九月茶毗建塔於道場巽山稟先意也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傳

釋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穉齒好朴素惡華楚之服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于聚戲搏沙為塔所作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捫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善遂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間居學道者麇至以太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門人奉神座入塔焉

宋高僧傳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三十

宋 釋贊寧 撰

雜科聲德篇第十之二

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人

唐上都大安國寺好直傳

釋好直俗姓丁氏會稽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葷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塢山藏師落髮元和初受具於杭之天竺寺凡百經律論疏鈔嗜其腴潤一旦芒屨策杖

詣洪州禪門洞達心要虛往實歸却於本郡大慶寺求
益者提訓凡二十餘載為江左名僧見儒士能青眼故
名輩多與之遊往往戲為詩句辭皆錯愕凡從事廉問
護戎於越入境籍聲實而造其戶不獨能誘亦善與人
交者太和中遊五臺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護戎郝志
榮宋常春二內侍尤味其道孜孜遠招開成初再至京
國二貴人同力唱和牽裾虛留致安國寺大方丈以居
之王畿龍象莫不欽重無何召入為供奉大德非所好

也徇俗受之然歸歟之歎未嘗少棄四年十月二十五
日囑累弟子訖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郗宋
二家率財權瘞于漉水東人皆悲之門人鑑諸後歸葬
于崇山之南華嚴寺起塔會昌四年起居舍人韋絢為
碑紀代焉

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高閑

釋廣脩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也淑質貞亮早預邃師
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日誦法華維摩金光明梵網

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每一歲行懺法七
七日則第四隨自意三昧也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
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謂講止觀于郡齋以會昌三
年癸亥歲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本寺俗壽七十三法
臘五十二遷神于金地道場法付門人物外焉咸通七
年門人良汶發墳火葬淘收舍利一千餘粒重塔緘藏
焉又湖州開元寺釋高閑本烏程人也髫年卓躒范露
異才受法已還有隣堅志苦學勞形未嘗少惰後入長

安於薦福西明等寺隸習經律克精講貫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前草聖遂賜紫衣仍預臨洗懺戒壇號十望大德性情節操蘊然難屈老思歸鄉終于本寺弟子鑒宗勅署無上大師亦得閑之筆法閑常好將雪川白紵書真草之蹤與人為學法焉

唐高麗國元表傳

全清

釋元表本三韓人也天寶中來遊華土仍往西域瞻禮聖迹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遂負華嚴經八十

卷尋訪霍童禮天冠菩薩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獸毒蟲不然鬼魅惑亂於人曾有未得道僧輒居一宿為山神驅斥明旦止見身投山下數里間表賣經棲泊澗飲木食後不知出處之蹤矣于時屬會昌搜毀表將經以華櫚木函盛深藏石室中迨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評禪師素聞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紙墨如新繕寫今貯在福州僧寺焉又會稽釋全清越人也擬耘戒地芬然

杜若於密藏禁呪法也能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鍤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無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窖藏掘打鍤破見一鷄闖然

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唐鎮州龍興寺頭陀傳

釋頭陀本下野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溫潤若長者之規厥父課令其守磨夜深憫驢牛之困憊自己代之放其畜啗草飲水歇卧者父母知之為其罷業兒亦乞出家遂落髮受具持無嗔怒唯收拾糞掃物為衣可重數斤卧具三十年未嘗更易苦節之行無有倫比真定之民

重之而不受人供施號抖擻上人焉

系曰糞掃衣者四聖種之一也凡修鍊者必願成此行
奈何少堪任之其勝之者勇猛堪能之人也

唐南嶽山全毗傳

釋全毗本餘杭人也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稟質
強渥且耐飢寒諸所參尋略得周徧乃隱衡嶽中立草
庵木食澗飲結輦草為衣伏臘不易有贈毗詩云窠居
過後更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

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孫渥舊相南遷有作事詳南嶽高僧傳云

系曰草衣在南嶽災方壯年即可未知衰老徙居幽朔耐否如能則上上根勝士也

唐越州明心院慧沐傳

釋慧沐俗姓祝氏即世豎陽人也代為著姓沐幼沖之歲家法嚴明訓授儒經鬱成造秀將隨計吏謁覺智寺契真禪師即謚大觀者是也因以微諷沐由茲開悟明

年剃度乃詣洪井禮觀音禪師頌了心契咸通七載還
歸故鄉邑宰韋公迺率信心者造棲真院四方禪客無
遠不屆廉使裴延魯召沐因營鑑水坊精舍成還以坊
為題牘既而居之安而能遷允明州掾齊肇請住玉笥
峯未久而卒壽八十八臘四十五則乾寧五年七月三
日也

唐幽州南瓦窰亡名傳

祝融峯
禪者

釋亡名履行尤峻獨居燕城南窰竈間天祐中幽薊不

稔道殍相望因分衛迴聞車轍中呱呱之聲憫而收歸
乃飢民所棄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當七八歲引於城
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豔麗殆非凡俗或譏
呵者僧終無渝志適遇燕帥劉仁恭從禽逐兔直入僧
居窰內一卒見女子侍僧之側遂白帥劉往親見問其
故皆以實對劉曰弟子欲收之可乎僧曰諾早驗無悞
意自扶上馬歸府元真處子也劉益哀之不令伍於下
位仍重其僧謂為果位中人也別造精舍以處之劉一

旬兩往謁焉其僧疾沒門人入訃女方獨坐聞之哀慟而死焉劉為僧營塔標誌矣又祝融峯禪者亡名為人抗直不事威儀每一舉揚善標宗要道俗歸之若市嘗飲酒遇毒當時吐下透落腐衣裂石體中無惱每有一蛇一虎為衛護狀迨終闍維留骨一片大如琵琶槽僧衆構火重焚焚時色同火質火盡灰寒色白如雪豈非得全身分堅固設利羅乎至今嶽中傳其言句立其浮圖號祝融峯道者焉

唐洪州開元寺棲隱傳

安

釋棲隱字巨徵姓徐氏少而端厲神解天然佩觿之歲
酷好出塵父母不可壞其意削髮之後納法已還其間
服勤於學深入毗尼壺奧焉又於風雅之情非彫刻而
得成自天姿廣明中避巢寇入廬山折桂峯實嘉遁也
然多於華朝月夕晚照高秋練句成聯合篇為集往往
適健瀏亮散在人口身擁零破麻納不識者謂之山叟
野人殊無能者得歸宗禪旨與同舉揚且無恡法平常

與貫休處默脩睦為詩道之遊沈顏曹松張凝陳昌符
皆處士也為唱詠之友隱為羣士響臻淡然若水後寇
盜稍平入荆楚登祝融蹤迹嘯傲光化三年遊番禺受
知於太尉徐彥若同光二年於洪井鉅鹿魏仲甫邂逅
以文道相善後唐天成中卒時弟子應之携隱之詩計
百許首投仲甫為集序今所行者號桂峯集是也次嘉
禾靈光寺釋寶安俗姓夏姑蘇常熟人也風神爽拔性
行淑均壯年家務所嬰誓思脫屣及進具之後專習定

門洞達真訣而不衣絲縷惟專分衛寢則芻蕘安昔遊
五臺嗟南人之不識遂率道俗同模築五臺之制於靈
光寺今且存焉事畢無疾而終受生一百有十八歲法
臘七十八由身不壞門徒布漆之別院供養至會昌毀
寺遂焚之

唐河東懸壺寺金和尚傳

釋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遙人也所生之地猪坑村
幼而魁岸為人魯質所作詭異與平人不類於嵩巖山

出家其後身裁一丈腰闊一圍言事多奇驗終後如在鄉人供祭之乞願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鄭重焉

梁四明山無作傳

釋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也父陳宛丘縣尉母戴氏始妊時夢異沙門稱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訖跣趺而坐其父同夜夢於盤中書一字甚稱心自言可以進上天子至明各說所夢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門也矢之曰如生兒放於流水寺出家及生果歧嶷

可愛且惡葷羶之氣年迨四歲母自教誦習利金易礪
記憶無遺厥父欲其應童子舉業漸見風範和潤且恒
有出塵之意俄爾父偷窺姚氏之女且美容儀酷欲取
之母切忌之因曰或捨是子出家寬汝所取父乃許之送
入流水寺中纔及月餘姚氏仳離時謂此女是善知識
為作之出家增上緣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講通刪
補律鈔法華上生等經百法論一性五性宗教勵精尋
究孔老書篇無不獵涉後叅其玄學於雪峯存禪師深

入堂奧至廬陵三顧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創南平院
請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進士唐稟作藏經碑述作公
避請之由居洪井十載且未識洪師鍾氏之面乃遊會
稽四明因有終焉之志吳越武肅王錢氏仰重名略出
四明因便歸山蓋謝病也有詩抒意呈王王亦不留詩
云雲鶴性孤單爭堪名利關銜恩雖入國辭病却歸山
時奉化樂安孫邵退居嘯傲不交緇伍唯接作交談終
日進士楊弇亦慕為林下之遊以梁開平中卒于四明

春秋五十六初作舊草隸筆迹道健人多摹寫成法述
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卷并詩歌
並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謁公門不修名刺不趨時利
自號逍遙子焉

梁成都府東禪院貫休傳

處默
墨域

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也七歲父
母雅愛之投本縣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為童侍日誦
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覽聞不忘於心與處默同削染鄰

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僧有見之皆驚異焉
受具之後詩名聳動於時乃往豫章傳法華經起信論
皆精奧義講訓且勤本郡太守王慤彌相篤重次太守
蔣瓌開洗懺戒壇命休為監壇焉乾寧初賁志謁吳越
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王
立去偽功朝廷旌為功臣乃別樹堂立碑記同力平越
將校姓名遂刊休詩于碑陰見重如此休善小筆得六
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受衆安橋強氏樂肆請出

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與常體不同自此遊黥歛與唐安寺蘭閣黎道合後思登南嶽北謁荆帥成汭初甚禮焉於龍興寺安置時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於荆帥黜休于公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蜀主常呼為得得來和尚時韋謁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

諷刺微隱存于教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慘怛一皆官葬塔號白蓮於城都北門外昇遷為浮圖乃偽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歲也休能草聖出弟子曇域癸酉年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韋莊嘗贈詩曰豈是為窮常見隔只應嫌酒不相過又廣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鄉人也休書跡好事者傳號曰姜體是也嘗覩休真相肥而矧蜀宰相王鉞作讚曇域戒學精微篆文雄

健重集許慎說文見行于蜀有詩集亞師之體也

梁廬山雙溪院國道者傳

釋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邁塊然獨處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參學攸廣欲歇孤征愛廬山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築草舍灌園植蔬任山中居人掬取或問其故答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捨也驗此見知實達道之上流矣脩睦僧正恒傾意奉重詩贈國公云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鬼不見無心人謂

癡後終于院葬于雙溪山原有小浮圖焉今以國字呼之為名邪姓邪未得詳焉

梁泉州智宣傳

釋智宣泉州人也壯歲慕法學義淨之為人也輕生誓死欲遊西域禮佛八塔并求北方未流經法以唐季結侶渡流沙所至國土懷古尋師好竒徇異聚梵夾求舍利開平元年五月中達今東京進辟支佛骨并梵書多羅葉夾經律宣壯歲而往還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

命聞宣迴大悅宣賜分物請譯將歸夾葉于時干戈不
遑此務也

梁江陵府龍興寺齊已傳

釋齊已姓胡益陽人也秉節高亮氣貌劣陋幼而捐俗
於大滄山寺聰敏逸倫納圓品法習學律儀而性耽吟
詠氣調清淡有禪客自德山來述其理趣已不覺神遊
寥廓之場乃躬往禮訊既發解悟都亡朕迹矣如是藥
山鹿門護國凡百禪林孰不叅請視其名利悉若浮雲

矣於石霜法會請知僧務梁革唐命天下紛紜于時高
季昌稟梁帝之命攻逐雷滿出渚宮已便為荊州留後
尋正受節度迨乎均帝失御河東莊宗自魏府入洛高
氏遂割據一方搜聚四遠名節之士得齊之義豐南嶽
之已以為築金之始驗也龍德元年辛巳中禮已於龍
興寺淨院安置給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間
辰靜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宮莫問篇十五章以見意且
徇高之命耳已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棲約自安破納擁

身泉麻纏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曾將一字容
易謁諸侯句為狎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卒有白蓮
集行于世自號衡嶽沙門焉

後唐靈州廣福寺無迹傳

釋無迹姓史氏朔方人也當宣宗御宇佛法中興大中
九年年正十三決志捨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師為弟子
操執密緝拂攘囂塵咸通三年用賓于京室得戒度於
西明寺矣凡於百藝悉願遊焉慕定林威能畫戴安道

能琴我則講貫之餘兼而綜習先是唐恒夫嘗作鎮朔
方後於輦下相遇以家僧之禮待焉蓋知言行相高復
能唱導聞恒夫白兩街功德使請隸西明寺旋屬懿宗
皇帝於鳳翔法門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張思廣奏迹充
乎讚導悅懌上心宣賚稠厚光啟中傳授佛頂熾盛光
降諸星宿吉祥道場法歸本府府帥韓公聞其堪消分
野之灾乃於鞠場結壇脩飾而多感應景福中太尉韓
公創修廣福寺奏迹住持皆以律範繩之塞垣間求戒

者必請為力生焉梁乾化丙子歲中書令韓公洙奏署
師號曰鴻遠歟後唐同光三年乙酉歲四月一日坐終
于文室筋骨如生風神若在蕃漢之人觀禮稱歎曰昔
至德中當府龍興寺有高士辯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寧
元年府帥舉奏勅謚曰能覺今迹師可不異時而同事
哉中書令韓公命工布漆焉莊宗朝軍府從事薛昭紀
為碑頌德云

後唐明州國寧寺誓光傳

釋詁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庶子兢之
裔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常人交
雜好自標遇慢易緇流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
有得色長於草隸聞陸希聲謫官于豫章光往謁之陸
恬靜而傲氣居于舟中凡多迴投刺且不之許接一日
設方計干謁與語數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撥鐙
訣光書體當見道健轉腕迴筆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
詔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後謁華帥韓建薦號曰廣利

自華下歸故鄉謁武肅王錢氏以客禮延之而性畔岸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瓌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有朝賢贈歌詩吳內翰融羅江東隱等五十家僅成一集時四明太守仰詮素重光高蹈躬為喪主理命令葬後三年淮西域焚之發棺儼若生相髭髮爪皆長茶毗收舍利起小塔焉則後唐長興中也

晉宣州自新傳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
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嘗隱廣德山
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羣僧
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乎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
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
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
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
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

有草庵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
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
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庵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
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羣畜
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
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
曰自居此地百見草枯四絕人煙非師棲息處又問莫
飢否相引溪畔有稻百餘穗收穀手擲三朶黃梁挑野

蔬和煮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
食茶與菜麋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
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
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
存焉

漢杭州耳相院行脩傳

釋行脩俗姓陳泉州人也少投北巖院出家小心受課
誦念克勤十三削髮往長樂府戒壇受上品律儀年始

十八參雪峯山存禪師隨衆請問未知詮旨辭存師言
入浙去存曰與汝理定容儀令彼二人睹相發心遂指
其耳曰輪郭幸長垂璫猶短吾為汝伸之雙手平曳登
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長垂見者舉目後唐天成二年
丁亥歲入浙中傾城瞻望檀施紛紛遂構室于西門高
峯為其宴息後鬱成大院脩別無舉唱默然而坐人問
唯笑而止士女牽其耳交結於頤下杭人號長耳和尚
以乾祐三年庚戌歲十一月示疾動用如平時以三月

中夜坐終檀越弟子以漆布令亦存焉後寄夢睦州刺史陳榮曰吾坐下未完檢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宋宜陽栢閣山宗淵傳

釋宗淵姓宮氏高密人也幼通經籍察慧若神忽願出家于東萊北禪院後叅學江表岳中祖師勝友資神潤已往造實歸僻好吟詩於荆楚間嘗師學于齊已之體自言緣情在品物流形之外覽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巨獸無以隱其軀愛宜陽栢閣山居之以求其志其

孤潔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見日別持觀音支品蓋曾
有善相人言淵促齡勉令受持普門品也至太平興國
五年十月預言終期令水土作坐如鹿頂形連促木工
明日齋時要用至是果坐終焉鄉人無遠近皆來焚香
設拜當年遷小塔于寶雲寺之山原年八十三有洛西
集著挽辭五十首一云舉世應無百歲人百年終作塚
中塵余今八十有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紙衣一襲葬
焉後開發神色宛然弟子淡然奉明葬之于巖穴之中

矣

論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萬物絪縕而出鼓動而萌
由庶類以蚩蚩稟自然而厯厯自然者道道惟本心心
無不通通物之理之謂道也道其不一蕃息流形若究
天倪物亦惟一乾一也坤一也迨乎因動成變以變求
占則生象不一歟至如鳥獸交氣草木構精或用其牡
而踈其雄或同乎根而異乎實鰐飛似鳥橘移成枳交
糺為倉羽嘉生鳳若此之倫物類糅錯之所致也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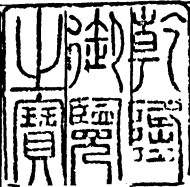
時大矣哉事有重貽物有紛紛乃彰雜名非一名而統
盡故曰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昔梁傳中立篇第
十曰唱導也蓋取諸經中此諸菩薩皆唱導之首之義
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導者固必有達者終南釋氏觀覽
此題得在乎歌讚表宣失在乎兼才別德也譬若別均
天分重賦全才虎雙翼而飛鷹四足而擊也於是建立
雜篇包藏衆德何止聲表無所不容或曰續傳改作名
題自何稽古通曰象班孟堅加九流中雜流也如其立

教如其為人匪獨陰陽不專刑律或兼名墨或涉縱橫則可目之為雜家流也漢書有變拾太史公之遺澄照建題正梁慧皎之僻或曰胡不聞揚子雲疾其雜乎通曰彼惡夫淮南太史公不宗孔而無純德耳此則應雜而雜斷無雜咎歟今作傳者若游夏焉觀其起隱終哀何敢措一辭也或曰何忽變唱導成聲德耶通曰聲之用大矣哉良以諸佛剎土偏用一塵以為警悟唯忍土最尚音聲行為佛事及觀音說圓通世尊稱讚者為被

聞熏故若眈目仙人香積世界樂不樂爰居之耳園不
入方鑿之穿是以影勝大王止前驅之象馬鉢囊釋子
動合會之人天返魂者隨唄聲而到家光潔者聞唄聲
而歡喜乃可謂宮商佛法金石天音哀而不傷樂而不
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勸之離繫縛之場脫或執受不精
器能無取乃不可謂為聲德也于今搜有鄰之德聚兼
講之才三人之師于斯見矣四戰之國孰敢攻乎得非
備五彩而服章合八風而成樂則有登天竺而作猿梵

動塔鈴而貫虹霓副天請而都講隨占地理而宰臣應觀
音摩其髮頂彌勒訴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舉指見慈
顏而不怒作詩式以安禪巨蟒不驚山魔懾伏臨神鑑
而懸知澄汰禮天冠而誓隱靈蹤破甕飛鳥勞身代畜
衡山衣草禹寺明心養童女以貞全遇毒流而命在德
符禪月軀涉磧沙或辯之利通或聲之流靡猗嗟碩德
於爍羣公若諸根之互能同五事之俱舉故強名為雜
也薝蔔接梅檀之樹數倍馨香鷹鷂育金翅之巢千里

猛鷲咨爾同道聽乎直言為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
於百載如能以高為本以德為枝以修為華萼以證為
子實然後婆娑挺蓋鬱密成陰周覆三千大千號之曰
大菩提樹也歟



宋高僧傳卷三十

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為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

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為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